

第二届「短篇小说双年奖」今颁出

看年轻人对现实的深切关注

今天,第二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在思南文学之家颁奖,今年的首奖颁给了韩松落的《天仙配》,作品首发于《小说界》2022 年第二期。其他获优秀作品奖的分别为蒯乐昊的《壳》,李宏伟的《樱桃核手卷》,李嘉茵的《明月白雪照着大地》,王占黑的《没有寄的信》。

年龄跨度三十年

记者发现,在五位获奖作家中,70 后作家占据了三席,其余两人均为 90 后。主办方之一《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这并非刻意为之,“我个人觉得,这次的获奖者写作风格很多样,既有现实主义的写法,又有偏于幻想和类型文学的作品,也有独特的叙事实验,而其内核无一不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注。”

关于首奖《天仙配》,评委们一致认为“小说叙事果断,一气呵成,展现了作者成熟老练的短篇故事写作技巧。作者并未告诉读者故事发生在哪座小城,却依然具有生动清晰的地方色彩。叙述简练而意味复杂,语调锐利却伴有同情,把一个很容易落入陈日俗套的人生故事,提升至充满悲悯和戏剧性的短篇小说。”从兰州远道而来的韩松落觉得每年《小说界》的约稿都是给他的信心,很多事情只有在上海才会发生,让他写作之路不再感到孤独,得奖作品是在他心中放了很久的一个故事。

写作风格各不同

在《壳》中,蒯乐昊展现了犀利而耐心的观察角度,扎实而细腻的人物塑形能力。作者的笔触深入社会肌理,通过体育生这一特殊群体,洞察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在蒯乐昊的文本中,能同时读到作者娴熟驾驭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技术且在其间自由穿梭的能力。

《明月白雪照着大地》的作者李嘉茵发现自己领奖的时间与作品中所描述的时间一样,同样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在小说中,她将平行的叙事、切转的时空犹如死与生一样交错叠加,主人公“他”也是一个个的“你我”——并非谁都有着凛冽的军旅生涯或警察经验,但罪与罚与赎是同样的纠缠未明。

《樱桃核手卷》是作者李宏伟从孤立的个体异境里创造出的生机,他把与小说界的合作比作“一年一度的飞翔”。

《没有寄的信》书写普通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喜怒哀乐。作者王占黑这一次收敛起惯常的城市游荡者姿态,却于方寸间开拓出诚恳的思考空间与巨大的情感能量。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絮絮叨叨地叙述日常生活,但情感的洪流却潜伏其间。

新阅读生活尝试

“短篇小说双年奖”是为鼓励和推动当代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丰富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风貌而创办,“传递专业话语,是上海创作的试验田,是上海声音的咏叹调。”短篇小说双年奖’的出现是构建我们的新阅读生活的尝试,是主动求变,构建作家朋友圈的行动,为上海文学生态注入时代元素,为上海出版版图构造山川河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这样为“短篇小说双年奖”定位。

“短篇小说双年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小说界》编辑部和《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承办。第二届“短篇小说双年奖”评选范围为 2021 至 2022 年间刊登于《小说界》和《思南文学选刊》上的短篇小说,由评委会从入围长名单的 10 部作品中,投票选出了 5 部获奖作品。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今启幕

源自传统文化 绽放青春活力

聚焦青年戏曲演员成长及戏曲创新探索小戏的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今起至 24 日在长江剧场和宛平剧院上演,源自传统文化绽放的青春光芒令人期待。

此次遴选出的 12 部小剧场戏曲作品包含 10 个剧种,其中锡剧、闽剧、五音戏、沪剧首次亮相。这是自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的戏曲院团、艺术高校、民间团体、个人申报的 90 部作品里精选而出的,覆盖近 40 个剧种。其中,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和白玉兰奖的主创人员达 10 余位;闽剧、五音戏、柳腔、榔剧、耍孩儿、绍兴摊簧(鹦哥戏)、湘剧等剧种首次出现在申报名单中。

最终入围的 12 部作品,立意饱满、个性独特,体现出新时代戏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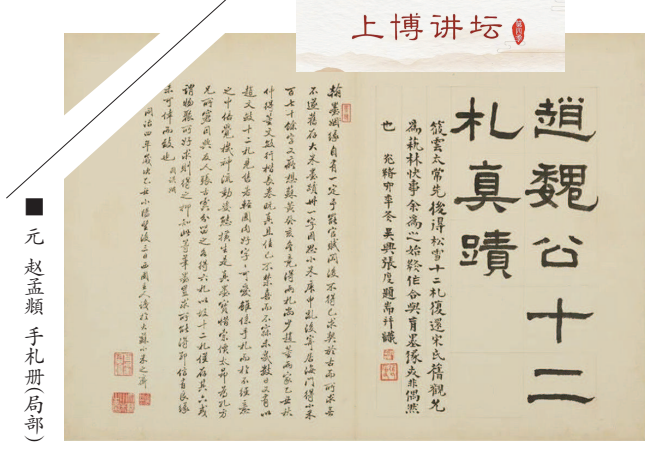
锡剧《红豆》剧照

的进取精神,包括京剧《鹿鸣》、昆剧《东海波臣》《<世说新语>索衣·访戴》《描朱记》、沪剧《假如我是状元郎》、越剧《假如我不是嵇康》、川剧《离恨天·审》、梨园戏《<陈三五娘>·平行空间 2>大闷·赛博朋克》、闽剧《银筝断》、五音戏《长生》、锡剧《红豆》、吕剧《山伯》等,将为观众带来为期 9 天的戏曲盛宴。其中,梨园戏《<陈三五娘>·平行空间 2>大闷·赛博朋克》将典雅的梨园戏古韵与新潮的赛博朋克机械风融合演绎;闽剧《银筝断》首次把晓将林旭和名门之后、爱国才女沈鹤应搬上舞台,从两人生死爱情经历中表现“戊戌变法”;锡剧《红豆》以红豆为情感载体,通过昭明太子萧统和女尼慧如的悲欢离合,表现情思澄净、文学璀璨的别样情怀。

今年参加展演的剧目中,有三部新鲜排演出的作品。京剧《鹿鸣》对敦煌莫高窟《鹿王本生图》所蕴含的善恶有报的故事,进行重新解读与创作,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当代立意。昆剧《东海波臣》以全新叙事方式,通过塑造茅元仪形象折射出明末历史,加上文武双全的表演、荡气回肠的剧情,既传承昆剧高雅细腻,又凸现现代时尚的艺术风貌。越剧《假如我不是嵇康》借由嵇康的故事,引发对知识分子性格命运和人生价值的思考,悲喜交织、艺术色彩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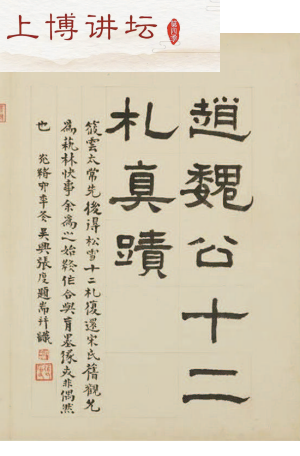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是走进新时代、拥抱新观众,为戏曲赋能的新契机。它有着浓烈的青春色彩,为大批优秀的青年戏曲人才带来“闯一闯”“探一探”的舞台。实验先锋的戏曲作品需要在演出中发掘生命力,而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不仅成为精彩好戏不断上演的“码头”,更成为推动原创新作竞相展示的“源头”乃至“潮头”,从而更加丰富戏曲的蓬勃生态。

本报记者 朱光



元 赵孟頫手札(局部)

昨天,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联合打造的公益文化品牌——“上博讲坛”迎来恢复线下活动的首讲。从事中国古代书画和碑帖的鉴定与研究的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颜晓军从上海博物馆藏元代赵孟頫《手札册》中的致吴氏札出发,探讨书法家赵孟頫与吴氏家族的交游,向观众展现江南书画鉴藏的历史与人文活动。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赵孟頫书信十二札,其中六札都和嘉善的吴氏家族有关,包括赵孟頫写给吴氏家族三代人的信札。其中,吴森,字君茂,号静心,是元代嘉兴魏塘(今嘉善县魏塘街道)人,与赵孟頫是知交,吴森的子孙也与赵孟頫多有往来。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赵孟頫《致

上博讲坛恢复线下活动 从赵孟頫《手札册》看宋元文人交游

吴静心札》,便是赵孟頫写给吴森的信札,当中提到赵孟頫的小女儿去世。吴森寄了一些书画请他题跋和签,并请他书写《九歌》。而赵孟頫《幼女天亡帖》收于《致中峰和尚六札卷》,现藏于日本。最新研究认为,《幼女天亡帖》书于至大二(1309)二三月,大约是赵孟頫 56 岁的时候。

吴森去世之后,其长子吴汉英不远数千里请他为父亲写墓志铭,赵孟頫回复的信札现也藏于上海博物馆,札中写道:“书慰国用、景良贤昆仲大孝……相去数千里,无由奉唁。唯节哀顺变,以全孝之大者。所喻墓铭不敢辞,谨写定奉纳,便可上石也。”当时,已经 60 岁高龄的赵孟頫携妻子管道升正在大都任职,

距离遥远不能前去吊唁,但答应了写吴森的墓志铭。于是有了赵孟頫在《义士吴公墓铭》中描绘的吴森:“性素雅,好礼而尚义,喜怒不见于面,无声色之娱,唯嗜古名画,购之千金不惜……晚自号静心,益留意内典,与二三高僧为友。”

上博收藏的赵孟頫《手札册》中,还有二札是写给吴彦良,即吴森长子吴汉英,讲述的都是日常琐事,一札中提及“发至物已领,仕女图就付去人奉纳,人还,草草奉答”,另一札中则自述“贱体自秋来苦痢疾,今虽稍愈,然藏府尚未调适”,又推荐了一个门生去吴家。

而赵孟頫写给吴森次子吴景良的《致景良札》,和写给吴汉英之子、元代收藏家吴瓘的《致莹之札》所用

纸张一致,所言事情一致,且都有“沈老”带信来,应是同时所书。

这些信札经过了复杂的收藏过程。吴氏札是赵孟頫写给吴氏家族的,包括台北藏赵孟頫致吴森《静心帖》、邓文原致吴景良帖等,最初都由吴瓘收藏,后来有所分散。其中两札《行可帖》在晚明时期是项元汴的藏品。后来清初收藏家宋荦又收集赵孟頫的另外几札,将一共十二札装裱成册,后经李翰、张度等人收藏,结果分散,经徐用义再次集齐,成为完璧。这套册页是赵孟頫晚年所书,书法精美,自元代以来流传有绪。不仅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而且是考证赵孟頫生平的重要史料,对元史研究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本报记者 吴旭颖